

南史

卷六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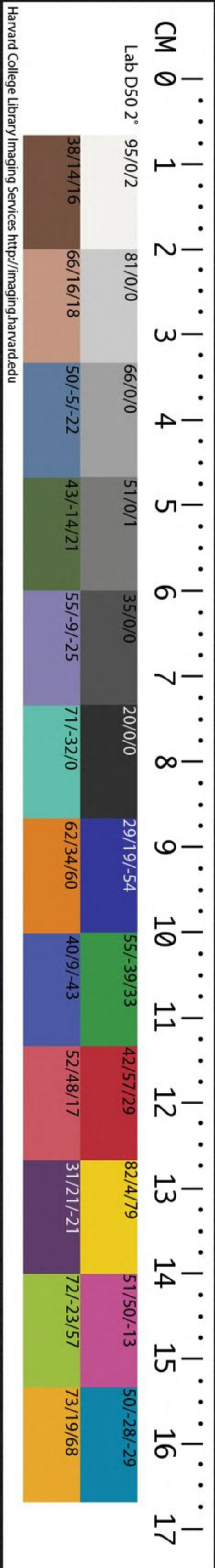
T 2455/17

廿一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孫儉 曾孫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朱武  
帝帝曰並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  
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  
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  
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  
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  
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  
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書局  
氏書回印



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  
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力在平乘戶  
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  
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  
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  
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  
丞傅隆旨下曇首曰旣無異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  
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  
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示之失亦合糾正  
土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  
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  
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

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  
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以  
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  
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  
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  
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  
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  
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  
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卽位配  
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  
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

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益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獻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鐔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鐔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難密

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爲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卽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顛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

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栢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

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言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能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欵言移咎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閒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

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  
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  
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  
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議草創衣服  
制則未爲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  
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  
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  
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  
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  
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  
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  
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

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  
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  
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  
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  
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  
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  
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  
郊卽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  
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  
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  
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

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稍張時以爲各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

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旣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舍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十五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弘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卽位給班劔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

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  
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  
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  
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  
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  
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  
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  
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  
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旣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  
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  
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竝尚

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  
目爲十三卷朝議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  
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  
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  
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  
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  
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  
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  
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  
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



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  
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  
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  
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  
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  
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  
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  
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朔望來婦輜輶填咽非  
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  
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  
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

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嘉末召爲侍中不拜二  
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  
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  
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  
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  
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  
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  
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  
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  
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  
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  
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陳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為本州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

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恢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求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

魏尅江陵入長安

陳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陳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陳及東海王僧孺除陳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陳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父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

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作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陳陳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陳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輔國子生問說師表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詩云且奩匡世功蕭曹佐昨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

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綽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

若同婦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侄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曼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

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徃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

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問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熹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琅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卽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

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  
儉卽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  
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  
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  
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  
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  
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  
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  
平南與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  
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  
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驪駸駸恒欲度驂騮前使征西翼書少

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  
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  
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  
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  
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郁情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  
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  
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  
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擘與蕭思話同  
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  
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  
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

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  
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  
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  
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  
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  
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  
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  
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  
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  
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  
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  
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

比數汝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  
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  
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  
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  
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  
有感故略叙曾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  
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  
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  
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

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爲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竝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

子姪梁天監元年爲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卽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sub>者</sub>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



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  
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  
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  
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  
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  
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  
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寇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  
葉按作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名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  
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位中書令天監初爲  
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歛葬旣而無以  
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都門以賦百姓  
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

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彙隸當時以爲楷法  
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  
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  
客嘗盜脫志車幘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  
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  
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諱操素  
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  
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  
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  
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

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  
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  
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  
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  
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  
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之雖覺反連卷約  
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覺反次至墜石髓星及冰懸堦而帶  
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  
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  
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  
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

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累遷太子  
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  
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  
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  
後為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為司徒左  
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海太守  
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  
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  
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  
先為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已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

相繼如玉氏之盛也汝南仰以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以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心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寺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太監憲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叔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史滂傳未嘗不熟思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賦兄志謂曰汝宜留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

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口致宰輔之隆所謂  
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文雅儒素各真家  
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終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王誕 日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綯 綯弟績 績孫克 彧兄子蘊 與弟份 份孫鈗 錫 彧通勸 贊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  
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  
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  
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  
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  
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

西川中興  
氏國開山

修等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修爲陳請乃徙廣州  
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負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  
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特廣州刺州  
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  
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  
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  
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  
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  
耳今旣喪財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武帝代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  
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  
似有自疑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

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晉育矣於是先還  
後卒追封作<sub>眉</sub>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  
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  
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傑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  
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  
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  
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  
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  
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

南史二十三  
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輔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  
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  
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  
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  
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  
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于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  
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  
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  
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堂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  
筵抽席絕按對之理非唯文及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

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  
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  
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  
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  
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  
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啟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  
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  
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  
聞諸王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

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  
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很頗經學涉  
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  
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  
嗣駙馬之身通離爨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  
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  
無敢論訢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  
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  
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  
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  
停使燕省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  
不申便當刊膚前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

爲戲笑元徽中臨川王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  
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  
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  
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  
麇肫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  
得邪懋太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  
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頗  
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  
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  
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交爲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任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祚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舟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

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宥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劣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卽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梁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自晉陵令沈疇之性麤疎好犯亮



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噴之怏怏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傍大為大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  
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噴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未  
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  
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  
友祐祐為之延譽蓋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  
初及祐遇誅羣小廢人凡所除拜悉由亮弗能止外若詳  
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為能後為尚書左僕  
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  
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  
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  
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稷有昏德鼎遷於

殷今實微子去殷頃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  
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  
裙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  
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  
尚書令固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  
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  
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  
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  
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  
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  
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  
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

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歆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歆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歆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歆罷兵歆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歆歆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歆相失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歆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

司馬張邵華性一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知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興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窋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窋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

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  
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  
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  
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吳王道之一平假高衢  
而騁力出入逢 次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  
年甯子卒三年詠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  
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  
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  
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  
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  
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安縣侯謚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  
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  
家以隸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峴喻嶢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  
初爲桓修參軍修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修猶懷昔顧使王華訪  
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  
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卒朝請先是琨伯父嶽得罪晉世諸子並從  
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  
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  
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  
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  
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當致巨  
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

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咨多  
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  
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  
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  
將領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  
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  
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各  
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爲屈時劼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  
爲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  
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纒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  
以壽爲般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兩  
淚齊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

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  
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  
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  
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  
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  
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  
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  
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  
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  
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  
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劭不  
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和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蜂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

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儁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

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  
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  
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雋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既  
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  
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  
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  
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  
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  
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  
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久履徒跣告球  
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  
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齊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

卒球徐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  
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  
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  
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  
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  
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  
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  
孫魚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海太守  
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元公或各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  
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

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表粲見之歎曰景文其儼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琨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各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晉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欵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

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顓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楊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

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詣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  
內又不得不司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  
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  
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  
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因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  
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  
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  
皇子並小上猶爲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  
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  
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  
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  
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

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表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一不知有粲粲爲  
爲令居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僅並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  
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  
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  
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  
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  
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  
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



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至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條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王語人言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王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深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上旣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

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恭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爭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

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秦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銅梁武帝時

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戶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措太中大夫措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

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眞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眞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眞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眞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眞背曰阿奴始免寒士眞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眞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

仕齊武帝以眞朱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眞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眞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眞答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眞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眞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眞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眞亦馳信啟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眞恐辭情翻背敕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眞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眞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獻與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獻又曰宜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獻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獻請先驅螻蟻又不從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與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竝奔魏後得黃瑤起鬻食之弟仙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與旣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與參軍

躬爲殯歛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衣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旣近忘墳相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令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人不復識

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叔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人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

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陳武帝

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  
光祿左吏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勸

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于壤仕梁爲  
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  
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  
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  
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  
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  
廣州刺史乃以勸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  
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  
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郤中彤幣勸爲政清簡吏人使安之

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  
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  
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爲廣  
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  
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爲  
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徵爲  
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勸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  
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  
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  
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  
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

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  
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  
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  
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  
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尅荆  
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  
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  
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姊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  
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  
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

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  
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苦  
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其時焉  
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毀  
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  
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  
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真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  
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 阮韜 延之子綸之  
曾孫峻 峻子琮

王鎮之

弟弘之 弘之孫晏  
晏從弟思遠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遂之 珪之  
族子素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爽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卽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旣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

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暮年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百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疑驃騎長史疑荆州立學以秀之領

儒林祭酒武帝卽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欵按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真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

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卽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

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弟子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淪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

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誰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王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

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墓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毋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

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卽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

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和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和司馬時人謂和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祕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卽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卽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謀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

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腹心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

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啟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位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方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

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嘉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種松栢與廬江河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

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離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請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旣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



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郎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語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

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壘制謬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欽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

南史二十四  
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怙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

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六月故二十五日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摺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人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惰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

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  
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  
府長史新亭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  
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  
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頎亦同清援龕  
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  
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  
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  
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  
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  
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

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  
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  
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  
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禽靖送建  
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  
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  
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  
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  
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  
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籍橐不食歎曰  
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王不死乃

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欵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  
主送故情深卽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  
卽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  
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資  
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  
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  
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  
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  
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晉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績表  
陳猛志求塋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  
軍事謚曰成納之弟壤作壤之字道茂位司空謚參軍壤之子之  
遂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

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  
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  
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  
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遂之率素衣裳不滌几案塵黑年老手  
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  
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素彬五世孫而遂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  
望之祖泰之竝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  
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蛟清長  
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蛟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  
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專乎及于

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終

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彦之

垣護之

張興世

孫搗 搗子沆 沆從兄溉 洽

洽子仲舉 弟于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闕 闕弟子曇深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符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

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  
隨後得濟與敵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  
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  
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  
諱故皆以字行獻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  
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  
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  
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占革  
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屯元德果勁有計略宋  
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法慮奸冒夜出入今取  
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嘗走會義軍尅建鄴仲

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  
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  
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  
震六合祇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  
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  
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  
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  
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  
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牛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  
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眾軍進據潼關  
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

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婦心故當以建鄴  
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  
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  
棄河南司寇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  
土情僞必愷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  
並不守彥之間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虎牢無  
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  
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泝濟南歷城步  
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  
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  
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  
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備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和  
府佐和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和謂曰諸人皆  
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  
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  
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  
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  
尅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  
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  
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  
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  
琅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

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卽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欵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各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

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修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參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奔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塏塏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搆功臣之後自長



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搗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  
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竊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  
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搗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搗入  
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搗由是更以貶素自  
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搗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  
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  
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壺俛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  
而遁死問至搗懼詣齊高帝謝卽板搗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  
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搗同從宋明帝  
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搗家懷其  
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  
搗恃舊酒後得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荆蠻其俗鄙復謂虞棕

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  
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  
之王敬則執榼杳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  
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  
問訊不修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  
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澄幼聰敏五歲時父搗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  
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  
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  
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  
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  
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此

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漑字茂灌爲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漑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漑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鵠吳郡陸鍾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鍾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壽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昉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

以詩贈之水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鬢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漑常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吳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貴寵人皆下之漑許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鷓尾被震漑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

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  
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  
旣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  
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旣第居近淮水  
齋前山池有竒壘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旣並  
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旣所輸可以送未歛板對曰臣旣  
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  
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旣奕碁入第六品常與  
朱异韋黯於御坐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  
紫光祿太次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旣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  
恨旣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

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旣家世所立旣得祿俸皆充二寺  
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  
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  
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  
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歛  
歛以法服先有家窀歛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  
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  
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  
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  
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旣卒鏡子蓋早聰慧  
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  
以示旣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

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大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洽字茂洽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沈漑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王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

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彩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

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符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

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  
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鎖三  
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  
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廣溝城還爲江  
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  
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  
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  
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  
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  
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  
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修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  
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

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  
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  
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積卒謚壯  
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  
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  
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  
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  
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卽位以爲積  
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異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  
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  
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

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  
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  
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門郎  
規害高帝崇祖建築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  
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  
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  
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  
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  
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  
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  
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隸水勢

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  
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  
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  
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  
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  
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  
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  
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卽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  
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  
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  
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  
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

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王簿夏侯  
恭叔出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在豫州聞其  
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卽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  
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  
景中興元勲劉劬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  
不從優詔見答後爲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  
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  
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  
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爲後軍參  
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  
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

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  
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  
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  
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  
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  
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  
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諸僕射褚彥回除  
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  
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  
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  
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



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  
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叩  
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相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  
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  
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  
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  
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  
響事方鎮皆啟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  
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  
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  
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為宋孝武帝南中郎

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  
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宴駕擁南資為富人明  
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  
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  
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  
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  
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為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  
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上仙女謂豫章王疑曰前欲以  
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  
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  
禧伯襲爵禧伯少負氣豪傑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閣

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輒遣蕭賓代禧伯爲郡禧伯亦別遣啟臺閉門待報賓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敕禧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雲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閔爲交州閔弟閔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旣盛美甚有容德首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

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貌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

黃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金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遇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

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

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啟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淮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啟之武帝怒召還都

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閒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

右率李居士制芻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  
懷刃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劖手  
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洪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  
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  
宮與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返  
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  
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  
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頷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  
得方伯耳死時三十六

論云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  
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  
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  
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  
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  
豈徒然也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馬仙理

豹子淑 昂子君正

淑兄子顓 君正子樞

顓從弟象 憲

顓弟子象 君正弟敬

象從弟昂 泌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竝知名湛少與弟豹竝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任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蘇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三司諡曰敬公大明三年季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  
五戶子淳淳子植竝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  
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  
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  
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竝贖論後爲丹楊尹太尉長史義  
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  
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遵豔從橫有才辯  
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  
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  
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

疾免官元喜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  
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  
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  
引見謂曰不意身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  
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  
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  
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  
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衰  
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  
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  
相與戮力淑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  
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

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王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卽位追贈太常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諸子竝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顓

顓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

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顓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塗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卽以顓爲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虜口且天道遠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修兵械



會明帝定大事進顛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顛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顛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顛從之顛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顛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顛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顛換襄陽之資顛答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得之明帝使顛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顛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顛顛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其衆

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顛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顛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顛違叛流屍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嗣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顛子戩昂戩爲黃門侍郎戩益城尋陽敗伏誅

祭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祭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竝當世祭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顛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

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竝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竝擣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

孫色不變沈柳竝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  
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  
名榮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榮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  
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  
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  
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榮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  
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榮率爾步往亦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  
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酬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榮曰昨飲酒無偶聊相安

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  
也七年爲尚書令初榮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  
塼碎傷目自此後榮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  
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  
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榮貴重恒懼傾滅  
乃以告之榮故自挹損明帝臨崩榮與褚彥回劉劭竝受顧命加  
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  
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  
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榮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  
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榮慷慨  
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  
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  
竝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  
彥回劉彥節遁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王書每  
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  
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  
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  
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  
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憶  
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  
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  
好武事竝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

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竝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  
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遠以爲不宜  
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  
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  
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竝赴石頭事  
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  
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  
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  
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  
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  
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

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夜竝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慶常見兒騎犬毳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

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竝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竝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哀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兵王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緯才顓弟覲之子也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

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覆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祭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疎綱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

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憔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旣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臆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闔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

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旣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饗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蓋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

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夭幼領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復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

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甚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  
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  
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  
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  
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  
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  
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塋訖起爲吳  
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  
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

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  
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  
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埽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災惑出  
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  
且洎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犄角而足下欲以區區之  
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  
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  
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  
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  
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  
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



軍舍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  
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  
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  
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  
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  
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論  
萸枯未擬摠衣聚足頓狽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  
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王之  
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  
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  
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旣殊鳴  
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來濫職守秩東隅

仰屬龔行風驅電淹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  
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志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  
屢起田儉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  
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狗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  
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  
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  
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  
自外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  
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  
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  
不妄有名十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  
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

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  
竝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  
知昂爲貴昂在朝嘗謬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  
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  
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  
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卽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  
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  
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  
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  
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  
昂之歸梁有馬仙理者亦以義烈稱

仙理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理少以果敢聞父  
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  
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  
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  
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理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理舉哀謂  
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  
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  
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

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縊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理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理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理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洹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旱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理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理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

洛陽仙理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理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十年胸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理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理累戰破走之進爵爲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理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與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

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飭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

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岳主及岳竝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卺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

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塋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竝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

賢雖窮與曠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昏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

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

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憲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

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爲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頎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卽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曰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

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經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驅狗王罕遇其

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  
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  
所蹈實懋家風繁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  
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旋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  
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邛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  
節無改拒梁武帝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抗言  
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  
著皆爲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  
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  
爲替矣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終



